

等待

[序]

这是哪儿？我问自己。

周围一片漆黑，像在嘲笑我。

我犹豫着向前走。

有光！亮了亮了……一片草原。

我揉了揉双眼：不，是一片大海。

慢慢的，一个人浮出了海面。是谁？

他坐在一条鲸的背上，在和他说话。

“翼……”我听见鲸叫他。

于是，我也喊他的名字，可没有人应我。我拼命跑向他，可怎么越离越远呢？

水渐渐没过我的脖子。

呼吸，停止了吗？

我张开嘴，什么东西？

答案很简单——被子。可恶的被子蒙住了我的脸。

几个星期来，同样的梦。

它预示着什么？

答案，在前方么？

[一]

“伊，伊！”欣喘着粗气叫着我的名字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与她相处那么多年，自然已练得一身多见不怪、左耳进右耳出的好本领。

“咕嘟咕嘟……”欣一口气把我手中整整一大瓶的葡萄汁喝了个精光。

“啊，我的葡萄汁啊！”我欲哭无泪。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，我相信欣一定已经死了几百次了。

“我的最爱！你应该知道，我最讨厌别人抢我的葡萄汁了！！！”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当然，除我的B F以外。”

“你别臭美了，哪有人会要你呀？”欣嬉皮笑脸的。

“魔欣，魔欣，谁是世界上最坏的人？”我生气了。

“我啦，我啦。”欣朝我吐吐舌头。

“知道就好！”我又腰做水壶状。

“快坐好，老师来了！”同学A大叫。

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，老师踱着小碎步进入教室。

“啊，今天我们来学《X X X》。”欣摇头晃脑地轻声模仿着老师每节课的“开场白”。

哪知——

“啊，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新同学。”老班向左转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
只见从门外进来一个身着黑衣黑裤黑靴子的高个男生。

大家一下子都把目光投到了我身上。

“情侣装耶……”下面的同学小声议论着。

该死的衣服！我暗暗骂自己猪脑子：明明想买白色的，可偏偏买了黑色的！这也就是了，为什么偏偏在今天穿它呢！！

显然，男孩也注意到了我。他，他在对我微笑！

我真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，躲进去永远不要出来了。

老班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同学们的议论，而是一心想巴结、讨好那个男生。看他那笑的！真……（我在脑子里搜索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一个词儿，对，就是它！）笑得真够贱的！

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欣。哪知欣听后说：“切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，我早知道那个男生要来我们班了。对了，我上课前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呢！还有，我还知道，他是校董的儿子！所以老班巴结他也在情理之中咯。”

我像小孩子一样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开始神游。而欣却继续在滔滔不绝地发表她的言论。看来我们的欣对他还蛮有意思的咧！

“对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怎么单单忘了他的名字？好象和你名字挺像的呢！”欣罗里八嗦地说了半天，最后沉默已久的我潜意识里迸出个字：“翼。”“哎，对对，就是他！”欣一脸

兴奋地望着我。

可随即，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一张疑惑的脸好奇地凑了过来。

(二)

“哇，原来他是你的梦中王子耶！”欣不顾同学们幸灾乐祸的目光，大叫起来。

“咳，那个，欣同学，你来带头介绍一下自己。”老班把内露凶光的双眼紧紧盯着那个发出怪声的，他心中所谓的“怪物”。

“什么事等我说完再谈。”欣头也不抬。

老班的脸渐渐地变得铁青，于是我用已经愤怒得颤抖的手在欣的肩上拍了拍。

“跟你说了过会儿再谈啦！”欣还是继续“发表言论”。

“咳咳……”老班咳嗽着又拍了拍。

“别动手动脚的，再过一会儿呀！”

“咳咳……咳……”老班咳得更厉害了，脸都涨成了猪肝色。

同学们都憋着气，等着看“好戏”上演。

“咳咳……阿嚏，阿嚏……”老班竟然“升级”了！

“嘻嘻……”同学们都在暗暗地笑。

终于，120来了，把打喷嚏打得快断气的老班送上了车。

“呜哇，呜哇……”120车渐渐出了大家的视野。

“喂，欣……”我大叫，“欣，别说了，你害死了一名人民教师！”

“啊？”欣终于反应过来了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老班被你害死了啦！”我非但不懊恼，反而还有点高兴。

“啊？不会吧？我没对他干什么呀！”欣的脑子真是进水了。

“难道……”欣欲言又止，“难道刚才拍我的、咳嗽的兄台是老班？”欣脑子里的水终于被倒出来了。

“恩……”我板着脸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天啊……”欣大呼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

(三)

我躺在床上，想起白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。

真是的，这欣什么时候才能正经点啊。

还好救护车及时赶到，才救了老班一命啊！

老班也真是的，打喷嚏？被抬上救护车了吧？

想着想着，忽然想起：今天是不是有个转学生？

忽然又想起，在老班口吐白沫被抬上车的同时，翼是不是在对我笑？

我忽然再次想起，我的脸当时红得像个大红灯笼，烫得可以煮鸡蛋了！

“天啊！”我闭上了双眼。

依旧是这儿，一片海。

果然是他——翼。依旧坐在那条鲸的背上。

那条白鲸，依旧在和他说话。

翼抬起头，看见了岸边的我。

“HI，快过来，伊！”他，在和我说话？

我依旧跑向他，跑向那片海。

依旧，离他越来越远。

水，依旧慢慢没过我的脖子。

我暗想：呼，梦终于进了一步。

我从软软的席梦丝上爬起来，抓起闹钟瞅了一眼。

“哇，要迟到了！！！”我匆匆“滚”下楼。

我又匆匆扒了几口早饭，便起身向学校出发。

“我走了！”

(四)

“伊，今天你又快迟到了。”欣的情绪似乎不太好。

我看了看欣的脸色：“欣，你的脸色不大好耶，病了吗？”我有点担心。

“哇~”欣突然趴到我身上号啕大哭起来，活象只八爪鱼。

“怎么啦？别哭啊。”我小声安慰她。

“5555，伊。今天要换座位，我以后可能不能和你同桌了。我不要哇！”欣哽咽着说。

“那你和帅哥坐咯！”我指了指我身后的那个家伙（翼）。

“好啊好啊！”欣一下子来了精神。

“……”我倒！

一双手接住了我。

我一转头，发现了手的主人。

“啊！”我马上爬了起来，“对，对不起啊，翼。”

“没，没关系。”翼也红着脸挠挠后脑勺。

欣倒好，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看看翼。看得气氛越来越尴尬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晨会课的铃声与老师的脚步声打破了这种气氛。

“同学们坐好！”老师喝了一声，只有翼站在那儿（没有座位），“今天我们重新排座位。”

“哗……”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。

“安静，安静！”老师几乎在喊了。

鸦雀无声。

“这样就对了嘛！”老师沾沾自喜地瞥了我们一眼。

“老师，”翼举手，“能让我们自己选座位和同桌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师似乎有些为难。

“老师，答应吧！”同学们都在央求老师。

“那好吧，不过只给你们5分钟时间哦！”说着，老师自觉退出了教室。

结果，翼非要和我坐。拗不过他，只好顺了他，而欣只能坐我前面了。边搬家她还边抱怨呢！

5分钟后，老师准时进入教室。

“大家都坐好了吗？”老师慈爱地望着教室里的一群孩子。

“好，那我先来汇报一下我的新‘邻居’！”班长枫站了起来，“我现在的同桌是欣，后面是新同学翼。汇报完毕！”

全班掀倒！

（人物介绍：

姓名：枫

职位：班长

简介：翼的……同父异母的兄弟！）

在枫坐下的那一刻，他把头转过来，对翼阴笑了一下：“哥，你要当心了！”

哥……！

我和欣暗暗互吐了一下舌头，只有翼阴着一张脸。

(五)

“我回来了！”才到家门口，我就大叫道。

没人理我？

我疑惑地上前拉了一下门把，顿时像座冰雕似的杵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门锁了！

家里没人！！

我进不了家了！！！！

我终于明白有家不能回的滋味了。55555~

我整整在家门前坐了一个下午，直到一个声音把我的魂儿给招了回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一个好听的男声，边说还边把自己的手伸到我低下的脑袋下，试图拉起我。

我抬头望了他一眼，伸出的手僵在空中，他的微笑凝在嘴边。

翼！我差点脱口而出。

他耸了耸肩：“起来吧，伊。”他的手把我的手握住，一股暖流从手上传来，并把我整个麻木的人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“谢谢。”我低着的脸红得像什么似的，也不知道翼看见了没。

“你的脸怎么红红的？”翼关心地拍拍我的头。

“恩……我坐了一下午，闷出来的。”我忙搪塞，“我，我这就到楼下透透气去！”

“不用不用，我家就在楼上，去坐坐吧！”翼原来就是新来的王阿姨的儿子！

“你，你是王阿姨的……”我惊讶地刚想问，却被老爸的话给打断了：“伊伊，回家了。又没带钥匙吧？”

“好好好，我们回家，回家！”我像见了救兵似的，真怕到时候在翼面前出丑。

“你是王阿姨的儿子吧？”爸爸又转身对翼说。

“啊，”翼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老爸会突然问他（伊：老爸，你真真的，吓到人家了啦！），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，“啊，是的，请叔叔多关照！”（伊：你看人家多有礼貌！哪像你！）

“哦，一定一定！”爸爸似乎对于“爱不释手”（伊：搞什么啊，到底谁是你女儿啊！）。

“那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，叔叔再见！伊明天见！”翼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道别。

“好，下次再聊！记得代我向你妈妈问好。”爸爸笑眯眯地说。

“恩，好的。88。”翼转身上楼了。

“88！”我“插”上一“脚”。

“这孩子，还是很不错的。”爸爸优点惋惜地摇摇头，进了屋。

“爸，你在惋惜什么呢？！”我好奇地跟在老爸身后。

（六）

翼内心深处的记忆——

“爸爸呢？”还是个小娃娃的翼时常这么问他的母亲。

“爸爸，爸爸出差去了。小翼要乖啊。”妈妈总是怎么安慰自己和翼。

于是，年幼的翼总爱在日落时坐在家门前，等着他的爸爸从远方回来，抱着他谈心，直到天色黑得什么也看不见。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

四个月，五个月，六个月……

七年，八年，九年……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。

如今已是帅小子的翼，不再在家门口等待，却依然希望爸爸出现在以后的日子里。

那年翼17岁了。他的交友面很广，甚至认识一些被大家称为“小混混”的家伙。那些家伙与翼称兄道弟，对他也不错，还私底下决定帮他找素未谋面过的父亲。

他们不分日夜地找，终于在一所高中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。

（人物介绍：

姓名：安仲新

年龄：47岁

婚姻情况：再婚，有一子）

翼一瞧。刚开始还挺高兴的，但后来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。

“再婚？”翼皱了皱眉头。

“有一子？”翼的眉头紧紧地锁在了一起。

“是朋友嘛，知道你意思，走，我们去查！”

——几天后。

“查到么？”

“有。那个人叫枫，他妈叫金玉枝。”

“枫在哪儿上学？”

“他爸那学校，高一（1）班班长。”

“...（点头）...”（挥了挥手）

于是，一年后，翼转到了这所学校，成了高二（1）班的一员。

（六）

翼内心深处的记忆——

“爸爸呢？”还是个小娃娃的翼时常这么问他的母亲。

“爸爸，爸爸出差去了。小翼要乖啊。”妈妈总是怎么安慰自己和翼。

于是，年幼的翼总爱在日落时坐在家门前，等着他的爸爸从远方回来，抱着他谈心，直到天色黑得什么也看不见。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.....

四个月，五个月，六个月.....

七年，八年，九年.....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。

如今已是个帅小子的翼，不再在家门口等待，却依然希望爸爸出现在以后的日子里。

那年翼17岁了。他的交友面很广，甚至认识一些被大家称为“小混混”的家伙。那些家伙与翼称兄道弟，对他也不错，还私底下决定帮他找素未谋面过的父亲。

他们不分日夜地找，终于在一所高中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。

（人物介绍：

姓名：安仲新

年龄：47岁

婚姻情况：再婚，有一子）

翼一瞧：刚开始还挺高兴的，但后来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。

“再婚？”翼皱了皱眉头。

“有一子？”翼的眉头紧紧地锁在了一起。

“是朋友嘛，知道你意思，走，我们去查！”

——几天后。

“查到么？”

“有。那个人叫枫，他妈叫金玉枝。”

“枫在哪儿上学？”

“他爸那学校，高一（1）班班长。”

“...（点头）...”（挥了挥手）

于是，一年后，翼转到了这所学校，成了高二（1）班的一员。

（七）

爸爸有些伤感地讲完了翼的往事。

我若有所思：难道枫也知道这件事？

爸爸叹着气，到他自己房间去了。

我趁着老爸伤感的档儿，偷偷溜到书房，打开我那被“尘封已久”的宝贝电脑，上了QQ，与欣侃起来。

伊：欣，我知道枫的笑是什么意思了。

欣：哦？什么意思？

伊：.....（把老爸的话重复了一遍）

欣：55555~

伊：干吗那么伤心啊？

欣：翼好可怜啊。

伊：是啊。我也这么觉得的。

欣：我下了，十万火急！88！

伊：什么事那么急啊？

欣：现在一定是翼最需要“依靠”的阶段，我得赶快去安慰他，然后乘机夺取他的心！

（一脸向往）

伊：晕！

伊：不是真下了吧？

欣：我不知道他家地址（像泄了气的皮球）……好姐妹，告诉我吧~

伊：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他家就在我家楼上的！

欣：哦，太好了，谢啦！（兴奋）

伊：……（懊悔）

我后悔地下了线，把电脑关了。

在床上躺着，闹到在空了近半小时后，我决定还是把欣截下来，不让她去翼家里揭他的伤疤。

站在家门口，我才发觉外面一片白茫茫的。

下雪了？！

远远的，一个“雪人”朝这里走来。应该是欣吧？那我一定要把她拦下来！

想着，我伸手挡住了即将进楼的“雪人”。

“雪人”明显愣了一下，把身上的雪抖了一地。

这下，我愣了。

（八）

“枫？”我站在原地，活像座雕塑杵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“哦，原来是翼的同桌伊啊，我还以为是誰呢。哟，你们这名字还蛮配的嘛！”说着，枫“嘿嘿”笑了两声。

“你，你来这儿干吗？”我鼓起勇气问他。要知道，他爸是校董，在学校里，几乎没人敢与他作对。我说“几乎”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有个人不怕，那人就是——欣！
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欣一路小跑着向这里赶。

“喂，你干吗呢！”欣意见枫在“欺负”我，更是跑快了好多。

“听见没！看什么看，没见过我这样的美女啊！”虽然欣说的话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但对她帮助死党的行为我真是心怀感激不尽。

枫又骂了一大堆废话，最后悻悻离去。

到底是好朋友，欣抓着我的胳膊嘘寒问暖。令我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

于是，我把欣请进了我家。

当时我爸正在烧菜，香味是“一浪接一浪”。欣进了门后，直奔厨房，竟然扔下我不管了！

欲哭无泪啊……老爸，我恨你！你抢走了我的欣就没人管你女儿的死活了啦！

“伊，我知道你一定很孤单，所以我来陪你啦！”欣“从天而降”。

明明是被我赶出来的。老爸对我使了个眼色。

我心知肚明。但作为死党，还是不揭穿她吧。

就在伊和欣在家里吵吵闹闹的期间，翼一直在家中闷闷不乐。

当在楼梯口转身的时候，翼没来由地胸口好闷，像被一大片乌云笼罩着。

我怎么了？翼躺在床上问自己。

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关于伊的片段。

啊呀！翼懊恼地咒着自己，沉沉睡去。

